

我們用的經本上面的題目簡略，它具足的經題是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。上一次我們將經題一、二條介紹過，現在我們講密因，密因講過了，下面一段是「修證了義」。前面這個「如來密因」是講理體，「修證了義」是講修行的方法。怎麼樣才叫做了義？必須與如來密因相應的修法才叫做了義。在本經裡面，阿難尊者是楞嚴會上的一個代表人物，也就是說我們要想修諸佛如來的楞嚴大定，怎麼修法？阿難尊者就是一個代表人，我們學阿難就行了。尊者在這一會裡面聽了世尊的開導之後，經文要到第三卷的末了才示現大徹大悟，悟什麼？就是悟密因，也就是說如來藏性原來是我們自己本具之物，並不要向外面去求，如來藏性就是密因。這一個理悟了之後，當然接著就要求證，如何將這個圓滿周遍之理能夠運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，這是非常要緊的事情。這種修行方法當然不同以往，以往的修行，理與事是分開的，理是理，事是事，理與事不能夠相應，不能夠圓融。現在回過頭來就是要希望能夠修證「理事圓融，事事無礙」的了義法。

世尊教給他的原則，第一個要「決定以因同果」。因果要不相同，你修的因，你所希求的果得不到，這一點關係很大，希望我們同修要特別注意到。縱然我們不能修楞嚴大定，無論修學哪個法門，這個原則一定要把握住，就是因與果要相同，因果要相應。密因是不生不滅，不生不滅的因將來才能夠證得不生不滅的果，因與果相應。生滅的因要想證得不生滅的果，那就像經裡面所講「無有是處」，沒有這個道理。回過頭來想想我們現在這個麻煩是真大，為什麼？我們現在所用的心是生滅心，我們所希求的果報是不生不滅

的果報，這個因與果就不相應。我們因地心是個生滅心，怎麼會得到不生不滅的菩提涅槃的果報？我們把話再說回來，我們現在是一個煩惱的、生滅的心，要想求得西方清淨莊嚴的果報，諸位想一想，相不相應？不相應。經上明明告訴我們「心淨則土淨」，西方極樂世界是淨土，換句話說，我們這個因要修淨因，絕不是念幾句阿彌陀佛就叫淨因，這個地方要是誤會，果報就不能成就。因此，要想成就淨業，必須要在淨土經論裡面去研究，它也有密因，把它的因找到，方法找出來，然後在我們生活行為當中修淨業。業就是三業的造作，三業的造作要清淨，不像過去再染污了，染污就是不淨，與淨土決定不相應。所以佛在本經裡面開導阿難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；這個原則，無論大乘、小乘，乃至人天乘的佛法，都要懂得這個原則。

第二個原則是「決定從根解結」。這個原則給諸位說只有大乘菩薩才有，也就是說二乘、人天沒有。二乘、人天要想成就，決定以因同果就可以辦到。從根解結這是直接入上上的禪定，就是楞嚴大定。什麼叫做根？什麼叫做結？到入了經文我們再詳細的討論。

「根」是指六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佛給我們說，每一個根有六個「結」，結並不是真正打一個結，不是這個意思，這是比喻，就是有六重障礙障礙了本性。眼根的六個結障礙了見性，我們的見性不能夠得到自在的受用，耳根有六個結障礙了聞性，是六六三十六個結。可是修行的方法是很巧妙，一根歸元，六根就通達。在修行方法上來講，只要修一根，一根解決，其他的統統都解決。所以本經「解六結，越三空」。《楞嚴》裡面所選擇的方法是從耳根上說的。在理論上講，佛是從眼根上講得多，譬如「七處徵心」、「十番顯見」，十番顯見完全是舉見性做一個比喻來說明。但是到了用功夫，在二十五圓通裡面，文殊菩薩替我們選擇的是觀世音

菩薩，觀世音菩薩所修的是耳根法門，換句話說，他所解的結就是耳根聞性障礙的六個結。

我們以耳根來做個比喻，第一個結，這六個結裡六個境界，第一個境界是「動」，動就有音聲，我們就能夠聞到。動的聲音去掉，我們還能夠聞，聞什麼？「靜」，不能說是有聲音我聽到，沒有聲音我沒有聽到，那個沒有聽到是錯誤的，哪裡沒有聽到？你聽的是靜。聞動是聞，聞靜還是聞，這個到後頭有很微細的來討論。我們凡夫只知道聞動，不曉得聞靜是聞，功夫深的人曉得聞動是聞，聞靜還是聞。動靜二邊都離開，所聞的動靜沒有了，還有能聞的「根」在；根再離開，還有個「覺」在；覺離開之後，還有個「空」在；空離開之後，還有個「滅」，最後還有個滅；滅再離開之後，聞性才完全的顯露出來，諸位想一想，這六個境界好不容易超越！

真正修行人懂理論、懂方法。理論是我們耳根裡面如如不動的聞性，那是常住真心，是自己本人，主要的就是在境界裡面要叫主人能真正做得了主宰。不但「動靜」不染不著，不能夠擾亂，連「根、覺、空、滅」那樣微細的境界都不迷惑，都不動搖，這才叫做真正的修行。離開境界不叫修行，都市裡頭太繁華，噪音太多，吵得我們不能夠安寧，找一個清淨地方去修行，給諸位說，那是小乘的修法、初級的修法、不了義的修法。了義的修法沒有環境，環境的清淨跟吵鬧是一如的，他都如如不動，這是了義，是高級的修行方法。「決定從根解結」，這是《楞嚴經》在修法裡面最重要的一點意思。我們要會用這個方法了，把它運用在念佛法門裡面，給諸位說，這就是理一心不亂，那一句佛號就跟經裡面所講的，這一句佛號的力量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真有這麼大的力量？給諸位說，真有。在我觀察之中，力量不止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說八十億劫生死重罪還說得太少，真有這個力量。這個理論你要懂得，方法

你要會用，那用功夫實在是得力，到以後我們慢慢再來討論。

這兩點的開示是佛對於大乘指示最重要的原則，我們從這個原則上去尋找下手之處，我們從哪裡下手？從哪裡入門？這是很重要的。《楞嚴》裡面有「初方便」，有「最初方便」。一入經文我們就能看到阿難所請的「最初方便」，就是最初下手。最初下手，諸位要曉得這是大乘法，這是一乘法，是佛法裡面最高級的佛法，不是普通的佛法，所以它的最初方便水準就相當的高。

第一，「用根不用識」，什麼是根，什麼是識，我們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。這個「根」是指根中之性，比如我們見，你要是懂得《楞嚴》的道理，依照《楞嚴經》的修法，我們要用見性去見一切法，不用眼識去見一切法，這就轉過來了。我們聽一切音聲，我們用聞性去聞，不要用耳識去聞，這就是捨識用根，為什麼？見性、聞性不生不滅，與如來果地上的大涅槃不生不滅相應，跟佛的開示，因果相同。我們用眼識去見，眼識是生滅法，我們讀唯識，諸位曉得，「眼識九緣生」，少一個緣，眼識都不生，所以眼識是生滅的；「耳識八緣生」，它也是生滅法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要用生滅心，不管你修的是哪個法門，你用生滅心要求不生不滅的果，你就錯用了心，在果報上說，你得不到，這個關係非常的重大。如果我們會用，給諸位說，現在就得自在，就離苦得樂，無論在什麼環境裡面，心開意解，真是法喜充滿，一切的煩惱、憂悲、恐怖統統都沒有了，只要你會用。所以不要說將來那個殊勝的果報，現前的果報，連神仙也辦不到，所以一會用立刻就有享受。

如果我們要會用，當然在會用之前必須把根識分得清清楚楚。根識要分得清楚也不是個容易事情，玄奘大師《八識規矩》裡面說「愚者難分識與根」，愚者是指什麼人？指阿羅漢。阿羅漢對於什麼是識，我們就舉眼來說，什麼叫眼識？什麼叫見性？那個根就是

指見性，阿羅漢都不清楚；分不清楚，當然他就不會用。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？我們現在是根與識混合在一起用，這是佛告訴我們的。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混合在裡面的「識」剔除，單單用「根」，用「根中之性」，這是最高明、最究竟的修行方法，也是最直截了當的方法。用這個方法去修，給諸位說，不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如果你真把這個道理明白，真會用了，幾天就成功。成的什麼？給諸位說，成佛了，成佛就太快，所以成佛作祖不難，難在這個道理難明。道理懂得之後，你要能信得過，要能體認，認真的去幹。

因此「性、相」兩樁東西我們都要留意，為什麼？目的就是在揀別什麼叫「性」、什麼叫「識」，不但要揀別，而且還要把它圓融。諸位要曉得，「識」從哪裡來的？識還是性裡頭變現出來的，是性的一種作用，是迷的作用，不是悟的作用。因此我們講「阿賴耶識」，講「真如本性」，真性跟阿賴耶識是一體不是二體，所以阿賴耶我們常常講是真妄和合。實在講，純真無妄，妄是假的，哪裡會有真的妄？所謂妄不過是一念迷情而已，迷情就不真實，把那個不真實的迷情勘破了，就成功。迷沒有關係，你要覺悟那是迷，迷不礙事，怕的是什麼？迷而不覺，這就叫真迷。迷的時候覺悟了，那是悟不是迷，所以就大用自在。這是大乘學人入門的第一步。

第二，「稱性不著相」，這是了義的修行。稱性就是要與法性相應，我們離不離開相？不必離開相。相雖然是虛妄的，你知道它是虛妄的，剛才說過，它不礙事，妄不礙真，妄也不礙妄，所以在《華嚴》裡面講到「理事無礙」，它沒有妨礙，只要你悟。迷了就有妨礙，悟了沒有妨礙，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事與事也無礙，為什麼？妄不礙妄，妄也不礙真，這樣子才能入無障礙的法界。麻煩的在哪裡？麻煩在著相，著相是迷而不悟。離相，不著相，不著相並不是離開了相，就在相裡面而不執著，這個不執著當然是指

我們心地上不執著，心地清淨，事相無礙。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看看五十三參，菩薩在世間從事於各行各業都沒有障礙，每一行業都是行菩薩道，都是了義的修證，五十三參裡面每一位善知識都是了義的修證。所以《楞嚴》說理的多，實際上修行的榜樣是《四十華嚴》的五十三參。

「了義修證」表現在生活上，就是在修證的事相上，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識裡面，以出家身分來修行的只佔五個人，其餘四十八位都是示現在家眾，沒有出家。而五十三位善知識把六道裡面的眾生全都概括，有天神、有外道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業都有；從政的，有帝王，有宰官，裡面也有教學的，也有從事於工商的，也有做醫生的，各行各業都舉出代表。實在講五十三個人都代表完了，代表不盡，五十三個人是舉一個例子而已，這個將來在大經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，是舉例而已。他們各個都是了義的修證，皆是稱性不著相的修行。不著相，身心清淨，沒有煩惱，心清淨就放光明，一切的理、一切的事就看得清楚。著相，心就不清淨，對於一切事理就看不清楚。我們要想叫自己心裡面常常能生智慧，生智慧那你就得在事相上不要執著。也許要問，有的時候不執著、不分別，事情辦不通，執著、分別又錯了，到底叫我怎麼辦？這個裡面就是迷與悟，悟了的時候表現的那個執著、分別是恆順眾生，是辦事的，心裡面有沒有執著？心裡面決定沒有執著。為了要把事情辦得好，可以發一點脾氣，罵人、打人，心裡面有沒有？心裡頭沒有真正發脾氣。面孔上發了脾氣，心裡頭沒有，心裡頭清清淨淨、歡歡喜喜，這是菩薩道。凡夫面孔上瞋恨，心裡也瞋恨，那是凡夫，你心裡就結業了。

本經後面告訴我們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這兩句話跟《華嚴經》裡面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是一樣的意思，說的話不一樣

，意思是一樣的，《華嚴》從事上說的，《楞嚴》從理上講的，所以事與事才無礙；它是相有體無，事是有的，理是空的。尤其菩薩在六道裡面和光同塵，事相上所表現的跟凡夫一樣，內裡是完全不相同，凡夫不稱性，他能稱性；凡夫真的著相，他是假著相，不是真著相，這種現象在佛門裡也常稱之為遊戲神通，神是不可思議的意思，通是通達而沒有障礙，也就是善巧方便的意思，這樣的修行才叫做「了義的修證」，在本經裡面有三卷半的經文給我們說明這種理論與方法。「如來密因」這一段在本經也佔三卷半，所以這部經完全是照題目來寫文章。「修證了義」一直到第七卷，這一段裡面非常的難得，有理論、有方法，還有示範，這個地方的示範比《華嚴經》簡略得多。《華嚴經》裡面善財童子示範相當的詳細，可以說是完備而周密，只要我們稍稍留意，真正能夠體會到大乘菩薩修行是怎麼修法。在本經裡面沒有那麼詳細，而代表的人是二十五位菩薩，就是二十五圓通，他們只是概略的說出來，運用什麼樣的理論、什麼樣的方法自己成就，明心見性。

在本經有二十五位菩薩來給我們表演、示範。經文一直到第七卷，從四卷的後半到第七卷是講「修證了義」。示範裡面最重要的是觀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，大勢至菩薩用的方法是念佛，觀世音菩薩用的是反聞聞自性，這兩位菩薩用的方法把它合起來，就是永明大師所講的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」。可不是叫你一面去念佛，一面再參禪「念佛是誰」，那就錯了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是運用參禪的理論，把參禪的理論運用在我們這一句佛號裡面，是這個方法。就是禪與淨合而為一，並不是雙修、兼修，是合成一個，那才是真正的極高明而道中庸，能夠在極短的時間裡面收到最高的效果。觀音菩薩用的這個方法妙極，就是用反聞的功夫，所謂「如幻三摩提，彈指超無學」。本經裡面觀世音菩薩敘說的只有五、六句話，

而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差不多佔十卷的經文。「如幻三摩提，彈指超無學」在日常生活當中怎樣的修法，要到《華嚴經》裡面才能看得出來，才能夠看得到。我們道場這幾部經現在都在這裡講，能夠合起來看，其味無窮。看出趣味出來，這是初步的功夫；有了趣味，進一步要學。菩薩入這個境界，我也得入，我一入進去我就是菩薩，入到究竟處就成佛。了義的修證是諸佛如來對我們殷切的期望，這才是暢佛本懷，才是佛真正的意思。

第四段「諸菩薩萬行」。菩薩，在這個地方怕有初學的同修不常聽經的，我們要簡單的加以解釋。「菩薩」兩個字是印度話，印度話裡面稱為「菩提薩埵」，我們中國人喜歡簡單，把那個字的尾音略掉，簡單的稱「菩薩」。這個字的意思，古時候的翻譯翻作「大道心眾生」，這是古譯。新譯就是玄奘大師以後，玄奘大師所翻譯的是「覺有情」，就是覺悟的有情眾生。菩薩與佛究竟有什麼差別？老同修都曉得，菩薩是在因地，如來是在果地，證了果就稱佛，沒有證果以前都叫菩薩。菩薩是一切眾生裡面覺悟了，悟而不迷就叫做菩薩。

也許我們聽了這樣的解釋，自己認為我是菩薩，為什麼？我不迷，我眼也看得清楚，耳也聽得清楚，樣樣都清楚，我不迷惑，實在說你說你不迷正是迷惑顛倒。迷悟有許許多多的標準，最高的標準是宇宙人生的真妄。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，六根的根本性是真，不生不滅，八識是虛妄，八識是生滅的，這樣的話說出來好像很容易，我們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困難，真正的境界我們依然不能領悟。我們現在聽大乘經典、了義的經典，就像什麼？二、三歲的小朋友，你給他說一些大道理，他也在聽，他句句都聽得清楚，甚至聽了他也發問，他懂不懂？他不懂。你叫他唱個歌，三民主義。「什麼叫三民主義？」三民主義就是三民主義。「我懂了，三民主義就是

三民主義。」小朋友的見解，他不曉得那個大道理，他也會說得不錯，他很會說，也很會唱，意思不懂，境界入不進去。我們現在學了義經的情形就像這個樣子，所以千萬不能發生誤會。我們要追根究柢，要把真妄的根源找出來，體相搞清楚，真正理解它的業用，我們自己才能夠得到真實的受用。所以千萬不能夠含糊籠統，不能夠記住幾個法相名詞，那是大大的錯誤。小小的覺悟的人，像阿羅漢、辟支佛，這是覺悟的少分，他能夠了生死、出三界，他還不能作菩薩，他不能算菩薩，為什麼？他所覺的有限，他那個心量還不夠大，唯求自利，不願利生，所以他不能叫菩薩。

菩薩的標準有沒有一個簡單的界限？給諸位說，有的，你看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，如果你還有「四相」存在，你就不叫菩薩。《金剛經》的經文很清楚，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，就不是菩薩。小乘人，小乘的聖者，我相沒有了，小乘人有眾生相，有壽者相，所以他不能稱為菩薩。凡夫四相都具足。千萬不可以誤會，我們受了菩薩戒，我就是菩薩。為什麼？我受了菩薩戒，你看看我還有證書，菩薩還有證書的，你當了菩薩。四相都具足，你拿了一張證書，誰給你的？誰給你證明的？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證明，四相破了那你是真正的菩薩，釋迦牟尼佛承認你，那是真菩薩，四相都具足不叫菩薩。由此可知，菩薩確實是有相當的深度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夠稱的。

這個地方講的「諸菩薩」是指大乘初信位到等覺位，五十一個階級，所以稱「諸」，這個諸就是指五十位菩薩。五十位菩薩，我們在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面剛剛講到「六即佛」。在六即裡面，初發心的菩薩是「名字即」菩薩，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講受了菩薩戒，掛上一個菩薩的名字，有名無實。可是掛上這個菩薩的名，就要認真的修菩薩道，在行解二門裡面真正得力了，這個地位就升一級

，「觀行即」的菩薩，這一級也並不是自己隨便把自己就升上來，是要有斷證的功夫。什麼樣的功夫？要能以觀照破見思煩惱。見思斷盡，這是「觀行即」的菩薩，在圓教裡面相當第七信。入住之後才是「分證即」菩薩，那是真正的菩薩，就是《金剛經》裡面所承認的。可見大乘圓教十信之前，在《金剛經》裡面都不承認，因為十信以前四相都還有，四相沒有完全破掉。

由此可知，是不是真正有菩薩五十一個等級？給諸位說，這是假設，絕不是像學校念書，一年級、二年級，界線畫得那麼清楚，不是的。此地所講的是把我們見思、塵沙、無明煩惱淺深的成分，就是迷惑淺深的成分，把它分做五十一段，破了一段進一級，這麼個意思，做為我們自己修證的一個標準。但是見了性之後，這種分法若有若無。為眾生解說，方便說五十一，實際上沒有分別，為什麼？一有分別心就落在意識裡頭，那是凡夫，決定不是菩薩，所以佛菩薩所有的言說都是為一切眾生方便演說而已。真實法裡面，像六祖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哪有五十一個階級？本來無一物，哪裡有見思、無明？沒有這些東西。本來無一物，也沒有十法界，也沒有一真法界，一真是跟十法界是相對而說的，沒有十法界哪有一真？

這些言語裡面、這些暗示裡面，我們要能去體會，說，說不出。但是會學的要在言語當中去體會，所謂「以心印心」，這才能真正的見道，才能悟道，才能夠證道。千萬不可以死在字裡行間，不可以死在名相之下。名相我們要不要學？要學，為什麼？方便眾生、接引眾生。如果不度眾生，講老實話，不要學名相，沒用處。但是菩薩有大悲心要接引一切眾生，接引一切眾生就得要學名相，雖學名相，曉得名相是假的。這種學，學就是無學，無學就是學，學與無學不二，學與不學圓融，這叫真正的學佛。

覺悟的有情，一定是覺到「人我空，法我空」。能覺人我空的是權教的菩薩，覺到法我空的是實教的菩薩。因此，菩薩這個名稱是稱誰的？是稱我們自己。一提到菩薩，不要就想到泥塑木雕的偶像，那就錯了。泥塑木雕的偶像是代表一種意義存在那裡，是教我們學習，提醒我們，教我們見到這個像就要想到它代表的意思，我們有沒有照這個意思去做？有沒有照這個意思去修？所以佛菩薩的形像功德就無量無邊。譬如地藏菩薩是代表孝道，這尊像你供養在家裡，就等於你請了一位老師常常提醒你要修孝道，要盡孝道，就是這個意思，怕你自己忘掉，一看到菩薩，他是代表孝道。觀音菩薩是代表慈悲，一見到觀音菩薩，我今天從早到晚待人接物有沒有慈悲心？有慈悲心，你就修的是觀音法門，這個說法都是從最淺的方面講。深一層像《楞嚴》裡面講的，觀世音菩薩是代表耳通圓通，是代表捨識用根、反聞聞自性，那是高級的修行方法。初級教你學慈悲，高級教你反聞聞自性。彌勒菩薩是代表歡喜的，見到人就笑咪咪的，那就是學的彌勒佛；大肚皮是代表忍辱、包容。你要是懂得這個意思，才曉得佛菩薩的名號與形像不是迷信，不是泛神教，那些解釋都錯了，而是一種最高級的教學藝術，佛菩薩形像是教具之一，怎麼是迷信？

所成就的，實在是成就我們自己。我們自己能行孝、能盡孝，我們就有地藏菩薩這一分。我們待人接物能存大慈大悲的心，我們有觀音菩薩這一分。我們能夠忍辱負重、歡喜待人，我們有彌勒菩薩這一分，集一切菩薩的大成就叫做佛。這些菩薩，正如同在學校裡面讀書一樣，我們在學校讀書有許多的科目，一尊菩薩就代表一個科目。我們所有的科目都學完，這才得到一個學位，得到學位就好比成佛了；還有一部分沒有學完的，這是畢不了業，也成不了佛，所以要懂得這個意思。因此菩薩有無量無邊，代表無量無邊的法

門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一個法門是一位菩薩來代表。一切的菩薩成就自己，自己在學生的地位自己就是菩薩，圓滿了就叫成佛。

「萬行」，此地的萬不是數目字，是形容詞，行就是行門，也就是指行為，行為一樁一樁的來計算，算不盡，無量無邊，所以用一個萬字來做代表。我們身體的造作是「身」的行為，身的一舉一動都是行為，口的言語是「口」的行為，心裡面起心動念是「意」的行為；一切的行為，佛經裡頭把它歸納為三大類，三業的行為，就是把一切行為都包括盡了，每一類裡面都是無量無邊。尤其是意地的行為，連睡覺，他的行為都不中斷，睡覺他還作夢，作夢是意地裡頭的行為。身與口不動了，休息了，意還在那裡動。行為有正確、有錯誤，有善有惡，有利有害。有害的行為把它修正過來，修成有利；惡的行為修正過來，使它能夠成就善的行為；邪的行為修正過來，使它成為正確的行為，這就叫做修行。

修行不是呆呆板板，不是每個人都一樣，為什麼？每個人的行為不相同，哪有說用一個方法來修正一切人的行為？沒有這個道理。修行的方法非常多，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就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修法。為什麼有八萬四千？我們毛病有八萬四千，一個方法對治一個毛病，是對治的。八萬四千是確實的數字，不是籠統說的，就是八萬四千煩惱。諸位想詳細的知道，《佛學辭典》裡面有，《教乘法數》裡面有，你們可以去查一查，細說太繁了。天親菩薩在百法裡面把八萬四千的煩惱歸納為二十六類，六類「根本煩惱」，二十類「隨煩惱」。通常我們一般講的時候都以這二十六個提出來解釋，這是從綱領上講。每一條裡面都是無量無邊，實在講不止八萬四千，八萬四千還是從綱目上說的，細說說不盡的。諸位要是懂這個道理，你就曉得佛法是活活潑潑，佛法不是死的，佛法不是一個呆呆板板的方法，極其靈活，所以才能夠對治一切眾生的毛病。

菩薩法裡面有「四攝、六度」，這是修行的總綱領。四攝，第一個是「布施」，第二個是「愛語」，第三個是「利行」，第四個是「同事」。四攝，攝是什麼？攝受的意思。拿現在的話來說，菩薩要想推展他的教學，用這四種方法來招生，這是招生的四種原則。布施是跟人結恩惠，人家受了你的恩惠，對你有感激，你教他做什麼他願意聽，所以布施就變成攝受眾生的一種手段。菩薩的布施跟一般的布施不一樣，菩薩布施雖然是接引眾生的一種手段，出自於至誠心、恭敬心，所以能夠感動人心。世間人也有用這個做手段，但是往往收的是反效果，原因在哪裡？他的心不是至誠，不是恭敬，他用的是欺詐的心、欺騙的心、虛妄的心，所以只要一被人看破，立刻就給人生反感。二次大戰之後，美國人在世界上可以說是大施主，軍事、經濟援助很多的國家，照理說他對於國際上有很多的恩惠。但是哪一個國家接受他經濟援助的，都恨美國人，恨到極處，為什麼？干涉人家的內政，這就不是至誠心，不是恭敬心，而是一種欺詐、傲慢、玩弄的這種心理。所以他那個施捨遭到的是惡報，不是善報，事看到好像是善事，心不善，這是我們必須懂得的。

布施裡面有財、法、無畏。在四攝法裡布施，布施的形相是一樣，用意不相同，四攝法裡的布施是與眾生結恩，目的在此，是勸勉他學佛的第一個階段，跟六度裡面的布施不相同。六度裡面的布施是度自己的貪慳煩惱，四攝裡面的布施是勸他學佛，不一樣。不要看到四攝法裡布施，六度也布施，那不重複？不重複。這個我們也不必細講。

在菩薩的行門裡，從大的綱領上來說，「十信位」，這是初學，奠定佛學的基礎。諸位要曉得，佛學是智慧之學、覺悟之學，奠定我們覺悟、智慧的基礎。三十七道品裡面講五根、五力，五根、

五力裡面第一個就是信，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。第二個階段是「十住」，心定了，有了住處，住在什麼地方？住在如來之道中。換句話說，真正得到大乘佛法的受用，已經體會到了，心住在大乘法裡頭不搖動，不會退轉了。第三層功夫就是「十行」，有行為，有行動，行的什麼？就是剛才所講的四攝六度，自行化他，教學相長，是在這個階段。再進一步，第四個階段叫「十迴向」，十迴向是修什麼？把自行化他所有的功德統統在心地裡面離開，貢獻給一切眾生，自己所修的功德送給別人，所修的福報也給別人，我的福報叫大家去享福，而不是自己來享受。換句話說，十行位的菩薩是在那裡認真的造福，十住是培福，十行是造福，十迴向應該是享福了，他自己不享，他把福報送給別人去享，這是真正的難得。再上去就是「十地」，十地才算真正的成就。你要是有福自己享，不讓別人享，你不能登地，你不會成就的。

在本經裡面，菩薩這個位次說得更詳細，那就是說在十迴向之後，十地之前，有「四加行」，到後來講到經文，四加行要細說。不是說十迴向的菩薩要登地的時候才運用四加行這個方法，實在講我們每一個位次上都要用這個方法，這通常講的時候是把它省略掉。因為從三賢到十聖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頭，在這裡面細說四加行是很有道理的。五十一加上四，這就是五十五個位次，這是《楞嚴經》裡常講的五十五位諸菩薩。如果再加上「三漸次」，後面再加上個「金剛位」，一共有五十九個位次，這就是《楞嚴經》跟一切經裡面所講的菩薩的位次，說得特別的詳細。但是有的經裡面說五十一，有的經裡面說四十一，諸位要曉得，並不是佛經裡面說的前後不相應，它是開合不同。有的時候哪一部分歸納在一起，有的地方那一部分展開來細說，所以是一樣的，四十一就是五十一，五十一就是五十九，開合不同。《華嚴》裡面講六度就是十度，十度就是

六度，展開來說十度，歸納起來說六度，開合不同而已，當中沒有矛盾之處，這是我們要把它記住的。這是說「諸菩薩萬行」，讀去聲，讀「行」（恨），當作動詞講，行動。今天時間到了，這個題目還沒有能講得完。